



朗朗書房
LANGLANG BOOKSTORE

求学还是问路？

沉默还是觉醒？

随波逐流还是悠悠独行？



坦荡半世却一生多伤

什么让他们坚持到底？

梦里犹知

读书人的百年沉浮

身是客

谢志浩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梦里犹知

读书人的百年沉浮

身是客

谢志浩 著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梦里犹知身是客：读书人的百年沉浮 / 谢志浩著 . —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16.4

ISBN 978-7-5117-2969-9

I . ①梦…

II . ①谢…

III . ①文化—名人—人物评论—中国

IV . ①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7207 号

梦里犹知身是客：读书人的百年沉浮

出 版 人：刘明清

出版统筹：董 巍

策划编辑：黄海明

责任编辑：陈 芑

责任印制：尹 珺

出版发行：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：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 (010) 52612313 (编辑室)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 (010) 52612317 (网络销售)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 (010) 55626985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：(010) 66515838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650 毫米 × 970 毫米 1/16

字 数：200 千字

印 张：17.75

版 次：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9.80 元

网 址：www.cctphome.com 邮 箱：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：@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：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cctphome)

淘宝店铺：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(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>) (010) 52612349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：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，电话：(010) 55626985

自序

岁末年初，一种复杂的情绪笼罩在心头，无论“大气候”还是“小气候”，都有些纠结。在法律博客上看到一篇博文：《2011年：最值得期待的十大法律博客》（作者刘卉，刊于2011年1月6日《检察日报》学术版），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！

刘卉列举的最值得期待的十大法律博客：何家弘、沉舟侧畔、流浪者、陈忠林、蔡守秋、未名斋主、匡庐居士、艾克斯旅人、王勇、？（这个“？”，留给不定的未来）。

何家弘是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，《法学家茶座》执行主编；沉舟侧畔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张千帆；流浪者谢晖，从山东大学漂泊北京理工大学，栖息于中南大学；未名斋主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；匡庐居士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；陈忠林是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；蔡守秋乃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。

这七位法学界的“学术达人”，也是中国学术地图中的第五代学人。这一代学人，80年代发芽，90年代茁壮，2000年以后收获。

第五代学者已经功成名就，这里，蔡守秋为“四〇后”，陈忠林、何家弘、邓正来、季卫东为“五〇后”，张千帆、谢晖为“六〇后”。陈忠林、何家弘、邓正来、季卫东四人，属于比较典型的第五代学者。

第五代学者，堪称中国学术史上“空前绝后”的一代。第五代学者多出生于50年代，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亲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他们先参加“红卫兵”，后“上山下乡”，浸淫政治运动，体会了人性的幽暗。

“大饥荒”、“文化大革命”、“上山下乡”这三大际遇，对第五代学者影响深远。应星和郑也夫，探讨“学界新父”的朽败：一些第五代学者，如何由理想主义者堕落成犬儒主义者——这是绕不过去的一大关节。

第五代学者独特的历史际遇，令饥荒记忆和幽暗意识始终与他们的人生如影随形。由于见过大世面，经历过大风大浪，故也能够随着历史的激流险滩，载沉载浮，与世俯仰。

第五代学者尚在襁褓，老辈学者秉持的“学统”就已经处于断裂状态。这种断裂，体现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学术风格，一个是学人风度。茅于軾、陈乐民先生身上那种优雅的绅士风度，在第五代学者身上，很难有迹可寻。

短缺和匮乏，是第五代学者的“天花板”；大饥荒，更加造就了这一代人的“饥饿感”。在单位制度下，自由的精神生态很难存在。我们改造传统的能力惊天地泣鬼神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和“上山下乡”，一方面，练就了这代人的“反潮流”精神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也从农民身上学到了一种“生存智慧”。

这一代学人，依仗着“反潮流”和“生存智慧”，“土鳖”抢滩占地，“海龟”挟洋自重，攻城掠地。最后，“土鳖”和“海龟”殊途同归，成为威震一方的“学术诸侯”。

第五代学人具有旁人所不具有的优势。1978年之后，“千军万马闯独木桥”，顺利“过桥”的他们是成功者。民国老辈学人，对这些“隔辈”的后学，很是器重，倾其所有，言传身教。这显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
90年代后期开启的“金钱刺激”，比起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批判，见效更快，一招致胜，正好满足了沉潜在一些第五代学人灵魂深处的饥饿感，恰好他们也是特别能变通的一代。因为生存智慧，讲究的就是变通。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一根筋，到哪里都会吃亏。

80年代“穷乐呵”，那时候就讲究理想主义；90年代后期，既然可以发家致富，知识分子也要为建设经济基础做贡献呀！课题、项目、基金，这些都是建设经济基础须臾不可离的利器。“学术诸侯”，除了以上三项，还要弄基地、站点、办班，提高属下教职员工的福利。受到北大法学院老师“弹劾”的朱苏力，其一大“错误”就是不体恤属下，没有提高大家的福利待遇。

伴随着以上的努力，大陆大学的蜕变，自然应运而生。知识分子，特别是学术实力派，面临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诱惑时，交上了一张有意思的答卷。

1998年之后，一些“浮出水面”的第五代学者，由于学术上的建树，不仅具有学术话语权，而且开始掌控学术资源。当今学府的面貌，很大程度上，是由第五代学者中的一些“学术达人”塑造的。张鸣很悲愤地说，大学已经“帮派化”，依照这种比喻，那么“学术达人”岂不就是某个学术领域的“老大”？

应星做社会学，比起张鸣，毕竟要收束些。他提出“学术新父的朽败”——应星所说的“学术新父”，指的就是第五代学者里面的一些“学术达人”。这些“学术达人”，小时候忍饥挨饿，侥幸存活，殊为不易。经过磨砺，他们特别能吃苦：上世纪80年代，一些第五代学者“穷得像教授，傻得像博士”，住筒子楼也不改其乐。的确，有些颜回的境界。

但是，自从1998年环境改变，展露峥嵘的第五代学人，开始脱贫致富。特别是2000年后，学术津贴和绩效工资的设置，“学术达人”们顺风顺水，拔得头筹。他们早年因为没有条件，只能吃苦；现在，物质生活丰富，谁还愿意吃苦？

一些“学术达人”的做派，很有意思。自信真理在握，比起行政人

员更加蛮横。他们乘着合校、扩招、评估的东风，鼓捣出来很多招数，折腾一般老师，弄得鸡犬不宁。前些日子，张鸣先生感叹：大学校园里，难以寻找到安静读书的学生。这就有意思了，难道“八〇后”和“九〇后”素来不喜欢读书？在笔者眼中，更关键的问题是：安静读书的氛围，到底是怎么丧失的？

如果我说：“一些第五代学者难辞其咎。”就会伤害那些敬业本分的老师；所以只能把责任归咎于“人民币”。80年代，大家都没有钱，过苦日子，也不觉其苦，整天穷乐呵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就是安贫乐道。

90年代后期，政府想到了学府，以前能吃苦的一代人，要甩掉“穷帽子”。人一阔脸就变，穷怕了的第五代“学术达人”，怕别人看不起，非要把办公室弄得金碧辉煌。这种情形并不属于个案，而是普遍存在的。说句实话，只怕是积累的幽暗意识在心底作怪。

许多第五代学者已到了学术收官期，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而我更关注的，是徐贲、秦晖两位先生。徐贲先生身处自由的生态，对故国的忧思却也不能自己，令人感动。秦晖先生，实乃一代通人，是王元化先生之后，大陆思想界扛鼎式的人物。

进入收官的第五代学者，如果真能反省自己，把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，那么还能培养一些真正的人才，而这种贡献是可以写在学术史上的。如果还在津津乐道课题、项目，未免有点太小家子气了。

第五代学者中间，对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比较具有自觉感受的，是上海的许纪霖先生。许纪霖先生于2010年11月12日，在《南方都市报》发表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》，见识通达，特别值得第五代学者一读。许纪霖在《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》的结尾，言辞恳切地告诫第五代学者：

“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，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。‘新三届’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？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，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，静下心来想一想。”

笔者业余绘制学术地图，其中一大因缘，就是希望理解、体悟第五代学者。始料不及，看到的却是一代学者的“日落”。这种“日落”，首先体现在独立人格的丧失，然后才是学问的堕落。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可谓一代学者的真实写照。

周有光老先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，对知识分子有深切的同情，认为他们过着“敢怒而不敢言”的生活。在我看来，周有光高估了知识分子。大陆学府，之所以如此，就是一些第五代知识分子“合谋”的结果，特别是一部分“学术达人”，拿着津贴，攥着课题，锦衣玉食，声色犬马，纸醉金迷，行时得很啊！

2016年2月4日

于书菜楼

目 录

自序	///	001
----	-----	-----

谱系

温情与敬意	///	002
百年中国，薪火六代	///	036
学术双城记	///	048
回眸梁任公	///	064
碧血绽黄花	///	092

清华

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雪泥鸿爪	///	106
吾爱吾庐梅贻琦	///	114
端正刚直刘仙洲	///	118
故国乔木梁思成	///	122
清风明月顾毓琇	///	126
坚忍不拔陶葆楷	///	130
玉汝于成华罗庚	///	134
耿介孤忠黄万里	///	138
一言难尽蒋南翔	///	142

追忆

就像带走每条河流	///	146
仁者杜润生	///	151

读书种子卞孝萱	///	156
守先待后涂又光	///	159
杨小凯与林毅夫	///	167
追忆好友张志军	///	179

月旦

智效民：长袍与牢骚	///	188
李零文化心态一瞥	///	202
高王凌：一洗凡马万古空	///	226
哥白尼式革命：农民与“反行为”	///	241
诚笃萧延中	///	256
许纪霖：暧昧的怀旧	///	267
后记	///	272

谱系

向着源头追溯
化作离人的清啸
眷恋留在往昔
思想何去何从

温情与敬意

///

小引

历史实乃亘古亘今的一幕大剧，人在旅途的现实境况，有时真让吾人倦说前尘。中国 20 世纪文化史，已落下帷幕，反思百年文化生态，正当其时。当以同情的了解和温情之敬意，对待这可歌可泣、有声有色的百年行旅。学人们站在纪晓岚和张之洞的肩膀上，神游冥想，所开列的成绩表，不能说垂之永久，亦能在五十年后引发后人之相当敬意。

首先谈一谈百年文化的社会生态圈。1900—1999 年乃五千年中华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地震期，古今纠缠，中西交错。百年文化史分为两大时期：1900—1949 年；1949—1999 年。“两期说”绝非“走近路，图省事”，而是有着文化史的内在理路。

1900 年开局不祥，八国入侵；1912 年帝制取消，民国肇兴；1912—1927 年北洋当政，诸侯纷争；1927—1949 年南京政府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；1949—1999 年又谱一曲新歌，个中又可分为 1949—1978 年、1979—1999 年两大时段。

百年文化在此宏大场景中演就，百舸争流，千帆竞发，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。如此出活的大时代，岂能没有出活之大著述！

1900年之前三年，商务印书馆创设于上海；1900年之前两年，京师大学堂创办；1900年之后五年，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，推广学堂，国子监顿成遗编，传统的书院风尚亦渐衰微；1900年后十六年，蔡元培先生生长北大，采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之方针，使得大学成为近代文化的大本营之一，在此前后，教会大学的特色日益凸显。

蔡元培先生的门生傅斯年，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；另一位门生罗家伦，主持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；北大教授王星拱、周鲠生，相继担任武汉大学校长；蔡先生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竺可桢，主持浙江大学。中国另一位教育先贤张伯苓先生创设私立大学——南开大学；张伯苓先生门生梅贻琦长期执掌清华大学；清华算学教授熊庆来先生出任云南大学校长；清华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出任中央大学校长；清华萨本栋先生出任厦门大学校长……灿烂群星照夜空。

蔡先生至友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，以扶助教育为己任。从商务印书馆走出的中华书局以及叶圣陶、夏丏尊主持的开明书店，剖开“在商言商”的浅表，无不发挥着启蒙的功能，流淌着老辈教育救国的热忱。

大学、书局、研究所，宛若三面一体，相辅相成，有助于文化生态圈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。对人文学科、社会科学的发展，功莫大焉！

纵观百年学术史，五代学人相嬗递。第一代严复、康有为、章太炎、蔡元培、张元济、梁启超、王国维，导夫先路；第二代陈寅恪、胡适、顾颉刚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傅斯年，发凡起例；第三代张岱年、费孝通、钱锺书、季羨林，承上启下；第四代王元化、李泽厚、李亦园、张光直，沉郁顿挫；第五代郑也夫、葛兆光、陈来、梁治平，百炼成钢。前三代风云际会，灵光交映，灿烂辉煌；第四代遇中国历史之特殊期，值得同情，应有温情之敬意；第五代乃正在进行时，想来应有簸坎铿锵之声，21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之领袖，则非第五代莫属。

放下 20 世纪文化史之“宏大叙述”，以五代学人为经，以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为纬分述之。粗疏之处，触目皆是，挂一漏万，所在多有。

笔者立志用毕生的工夫，勾勒、描绘百年学术史的文化生态，探索、揣摩百年文化人的心路历程，还望海内外有识之士不吝赐教。

一

第一代学人皆为一代宗师，为后学开无数法门。蔡元培、梁启超、王国维融入现代学术机构，容后再叙。康有为和章太炎相克相生，一个搞立宪，一个搞共和；一个今文经学，一个古文经学；一个保皇，一个革命；对照着看，真是有趣极了。严复老先生言：“以自由为体，以民主为用。”一针见血，一语中的，精辟得很！历史要迁就平庸的大多数，因此，直到今天，严复先生依然是寂寞的。严复和康有为，一位“海龟”，一位“土鳖”，一位赞颂自由，一位倡导平等，对照着看，也很有趣。

毛泽东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把康有为和严复并论：“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。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，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”^①

严复（1854 年 1 月 8 日—1921 年 10 月 27 日），福建人氏。1867 年前和千千万万中国士子无异；和旁人大异的是，1867—1871 年四年船政学堂生活和 1877—1879 两年留英学习生涯。1900 年，这位 1920 年前为数不多的深通西洋文化的中国大哲，离开天津，开始了另一种生活。严复先生翻译了《天演论》《原富》《群己权界论》《名学》《群学肆言》《社会通论》《法意》《名学浅说》，倡导“信达雅”的翻译守则，其

^① 毛泽东：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，见《毛泽东选集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 年，第 1469 页。

译述西文著作时附有大量“按语”，藉此表达一己观点。1982年中华书局印行王栻主编的《严复集》，收录先生大部分著作。一灯如豆，轻轻翻阅《严复集》，想想举国如狂的四、六级英语考试和托福考试，再对比严先生回国后四次参加科举，居然名落孙山的窘境，怎能不产生“当年误习旁行书，举世相视如毫蛮”的感慨？

康有为（1858年3月19日—1927年3月31日），广东南海人氏，可称中国最后一个王者师。其言其行，可敬、可叹、可佩、可议、可怜之处，多矣大矣！好多极端汇入先生一身，顿成20世纪空前绝后之奇观。其思想可超而不可越，《大同书》实乃百年中国文化史中，空想社会理念之集大成，实又开启20世纪激烈理想主义之先声。先生为政治而学问，因之牵强穿凿之处所在多有，吾人当以同情之了解体察之。先生未逝之前，就有两种相反的议论：斥之者为，“国家将亡必有，老而不死是为”，此乃取《礼记·中庸》及《论语·宪问》句，分别隐去“妖孽”与“贼”，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，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；颂之者莫如大弟子梁任公的卓然伟论：先生乃集理想、热诚、胆气为一身之先时人物也。“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，吾知其开卷第一叶，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，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。”^①康圣人收徒极多极杂，也不能备传先生之微言大义。

章太炎先生（1869年1月12日—1936年6月14日），长期和康圣人不对眼，喜朴学路线，有乾嘉功底。太炎先生乃有学问的革命家，按陈寅恪先生“预流”之说法，太炎先生深得个中三昧。好友蔡元培先生长民国首任教育总长，长北京大学，长中央研究院，此三文化重镇，浙籍章门弟子风起云涌，云蒸霞蔚，“某籍某系”的揶揄，有一定根据。康有为大弟子——梁启超，入清华国学研究院，艰苦备尝，也没有将康圣人的学脉延展；章太炎，既不到北大，也不去清华，但，门生故旧遍布

① 夏晓虹：《追忆康有为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444-445页。

学府。康圣人淡出新文化的历史地平线，确实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太炎先生之代表作为《诂书》，现有三联书店版本。此书乃“章氏学”的奠基之作，力求打破儒家思想独尊地位，倡言复兴诸子学。1900年严复老先生修书一封，逐一评介沪上名家之后，对太炎先生赞扬备至：“至于寒寒孜孜，自辟天蹊，不可以俗之轻重为取舍，则舍先生，吾谁与归乎？有是，老仆之首俯至地也。”^①严复先生乃近代最早弄懂泰西文化之人，眼界甚高，一般人绝不会看在眼里。太炎先生思想背后有自己的人格在。

1936年6月14日，太炎先生病逝苏州。病重之时，草遗嘱“设有异族入主中夏，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”。^②先生忧国忧民，壮怀激烈，吾辈后人，能感应到老先生的满腔热血吗？正当其时，章门弟子，新文学开山鲁迅先生病情愈重，感怀天地，热泪涟涟，写作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悲凉激越，允为至文。十天之后，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逝世。鲁迅先生冷眼热心，独具只眼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《汉文学史纲要》真乃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
太炎先生是真正的教育家，随时随地点化晚辈。其实，周树人在东洋，曾私淑于太炎先生。太炎先生在革命生涯的余暇，给后生“白活”学问，一下子就能讲到心坎上，令人叹服！

蔡元培（1868年1月11日—1940年3月5日），不以著述名世，20世纪关键期（1912—1937年）之“文化保姆”也。蔡先生改革北大，可谓神来之笔，近乎神话，塑造了中国大学史的一段传奇。

蔡先生是谜一般的人物。前清翰林成为双料革命党，一奇也！前清翰林、双料革命党出国游学，二奇也！民国教育总长“屈尊”就任北大校长，三奇也！民国教育总长、北大校长、中央研究院院长三职而集一身，四奇也！拥蒋清共的党国大佬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首脑，五奇也！

① 姜义华：《章太炎评传》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62页。

② 同上，第373页。

如此传奇的一生，在先生身上却和谐而不露痕迹，怪哉！

先生乃第一代文化人中对 20 世纪文化史贡献最著者，奠定了近世文化的良好生态。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乃先生人格之显现——气象宏大，故而无所不包、无所不化。“读书不忘救国、救国不忘读书”乃先生为文化保姆之恳切心态。经先生奠基的新北大，在 30 年代（指 1930—1937 年）枝繁叶茂，花果满枝。

蔡先生为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形塑者。在中国现代大学的本土化阶段中担当着个人魅力型的权威。风气所及，梅贻琦、竺可桢先生在清华、浙江大学发扬“兼容并包”的理念。后来熊庆来办云南大学、萨本栋办厦门大学、吴有训办中央大学，发扬梅先生的理念，其实还是来自蔡先生“兼容并包”的精神。蔡先生塑造了中国现代大学的性格。

清华学校在 1928 年改为清华大学以前，乃留美预备学校性质，归外交部领导，且学术也没有独立地位。清华校方有心改变一下“文化殖民”的色彩，免遭讥讽，组成国学研究院，任命吴宓为主任。吴宓对待梁启超、王国维等老前辈，谦恭有礼。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，清华国学研究院日后，竟会成为发扬国学、会通中西的教育史上的奇迹。梁任公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五位先生为研究院导师，师生之间以书院从游为样板，互相激发，开启无数法门。

梁启超先生（1873 年 2 月 23 日—1929 年 1 月 19 日），早慧之才。笔端带感情，泼墨写春秋。后人收集出版《饮冰室合集》，大陆有中华书局版本。先生乃一通人，凡举文史哲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财政学、教育学、新闻学、图书目录学、地理学、佛学、外交史、文化史、学术史，具有百科全书的趣味，于书无所不窥。兴趣所在，学问所在。一生手不释卷，著述一千四百万言，堪称现代学术的先驱。一个常人得长寿、享太平也许达到。但先生以强烈的史感，参与历史之重大关节，且享年仅 56 岁，何以至此？当世做学问，也不是没有用功之人，境界不高，没有理性的清明和高尚的情感，不是“预流”而是追风，以此种态度对待学